周禮質疑

周禮質疑跋

先生王父庶常公平生著書最富向雕刻十餘種皆手自校讐畧無差訛久已流布海內嗣復著閩餘稿六卷江村隨筆十卷續錦機補遺六卷而周禮質疑五卷乃暮年所手著也去歲庀工受梓未及半而遽捐館舍　輝每覩手澤遍滿行間而幽明永隔音容頓杳不禁泪涔涔下伏念　生王父一生好古績學文章翰墨雖已大彰寰區而終老詞垣未獲少展所蘊時爲悒悒讀其自序所抱經濟可畧窺一班矣今　輝謀于伯父叔父慂慫告竣以仰副　生王父未竟之志苐諸父苫茨中心神未寧弗暇細閱而余小子復昏愚無知魚魯罔辨其中

舛錯不知凡幾倘四方　大人先生能正其訛而糾其謬惠然頒示俾　生王父衆著重加更訂以稱完書豈惟荷諸君子之德于不忘而燿曾孫之罪庶可少逭于萬一也夫乾隆丙子四月三日孫曾燿揮淚謹識

小序

周禮太平經國之書也余少有志焉及登仕版職詞翰耳與幼學左堯舜君民徒托空言不禁午夜嘆息長夏溽暑偶翻周禮注疏及諸家解不無異同得失聊爲折衷焉凡政教典法可以見諸行事者酌古準今每以己意論著之點定吟諷熙皋之象恍如在目吾老矣世有願爲伊呂事業者乎吾將以此冊贈之乾隆乙亥夏五

八十一歲江村老夫劉青芝造

周禮質疑卷一

嶧城　劉青芝芳草著

天官

序官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古之內小臣員簡任重人賢奄上士四人奄僮四人官省而所用皆上士王明齋所謂必有士纔士行士德而錫以士稱者也其所有事掌后命正服位前驅一所以左右王后之出入起居也至於禮事詔之相之、正之則六宮皆閑於禮矣好事好令將以物而慰以

言親親之道賴之陰事陰令掌焉則恩澤普而嫉妒無聞其職任豈不重哉自漢明帝以後員數日增中常侍十人小黃門二十人逮唐開元天寶閒宦官黃衣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人愈衆而權愈專天爵手握天憲口含舉動搖山河威勢震雷霆因之朝綱紊亂王室潰喪漢唐以來史不勝書宋祁所謂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者也此皆不講於古內小臣之職而所用皆陰險詭毒之寺人故也若以士德士行之上士充之寧有是哉夫然後嘆周家命官之善也

太宰

予以馭其幸

註以幸爲言行偶合於善言行偶善似不得與爵祿誅廢並列八柄中劉氏謂王所親幸楊氏謂雖發幸無過制劉執中以幸爲榮幸予及其賢天下榮之李景齊以爲人主有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人心使之奔走於事功此馭幸深意四氏之論近之蓋幸須兼賢奸兩種於私人之幸無濫賞於賢人之幸有殊恩皆所謂馭也

誅以馭其過

誅字先儒兩訓責讓殺鄭氏曰誅責讓也賈氏曰臣有過失非故爲者則以言語責讓之文曰內史變誅

言殺欲見爲惡不止則殺之過非惡且逆探其爲惡不止而遽以殺立戒恐非然林椅曰誅與生對立以用誅之文考之必非適然之過上文生字王有所以生之者非應死而赦之以生也如何云誅生對立魏鶴山曰誅止責讓字從言諸經皆然自秦漢以來始以誅訓殺因舉陵陽三禮辨云三歲誅賞計其凡而升黜之魏意黜非殺也據諸說訓誅爲責讓者是而過乃適然也

小宰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廉者洗心而潔行天下事皆須從此做起況此六事乎古人於六事皆以廉貫其首蓋有深意貪者廉之反貪殘伏於隱善以文之貪取成於巧能以濟之貪之極爲横烏能蔽貪之形爲邪烏得正苟得何以守法智昏何以辨事康成以廉爲六事之本得之宋東巖曰廉特善之小言善則廉在其中天下有善而不廉者未有廉而不善者又謂廉猶廉問廉察似重在問察上曰聽曰弊問察在其中矣豈尚煩此喋喋乃反以康成解爲非何哉

凡賓客贊祼

賈氏曰凡賓客贊祼者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謂

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灌酢之禮王昭禹曰灌酢祭祀先王以祭祀之禮待賓客所以致敬而神之今人宴賓將宴端身立廷簷舉爵灌地名曰告奠此蓋灌酢之禮之遺但灌非奠亦無所告相沿之誤不知古人敬賓以祀先之禮待賓也

宮伯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王明齋曰秩祿之高下事有勤惰則爲之高下其食敘位之等級官有陞降則爲之先後其次月有勤惰歲則陞之月有惰歲則降之而先後在其中高下先後一正所謂均也介甫謂秩酒秩膳依品秩尋之勞逸劇

易以歲時更此一胥吏足辦之何煩宮伯均爲首言
行其秩敘恐其留滯也尚虛至於均則實見之行事
矣○按王宮之士庶子註謂士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庶其支庶也疏謂吏卿大夫之總名臨川王氏曰士
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余謂卿大夫之
子弟以天子爲家守在王宮則其情親教之以師保
合之以司樂考之以諸子則所以成其德者備以休
戚一體之人講明於道義者有素而使之列於八次
八舍則王之前後左右誰非端人正士哉奉燕私可
以養德司樂侮必能守義此古之執戈衛王宮者必
以士大夫職之也鄭節卿云西漢之興凡吏直執戟

內謹門禁外統車騎者皆經明行修之士故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可觀矣宮伯所掌在版之士庶子古皆用卿大夫之子弟為之有以哉

膳夫

膳夫掌王世子之食飲膳羞

王者食飲之微必掌以膳夫之官者一以供其養一以節其制也上世肉林酒池及唐家以鋪遞貢荔枝窮奢極侈四海困苦誰非此不節嗜之厲哉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人主之欲一動必有投其欲長其欲成其欲者則其欲必至於縱如火之燎原豈

復尚可樸臧周官所供各有定制正以朝夕人所不可離者日漸月磨以室之非偶然也王日一舉至夜荒札災故五者有一則不舉王者敬天勤民之意寓其中矣世子會其食則無食荒之失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備君國本三會足以正繼天下之本矣嗚呼王世子一飲食間所關於德業之隆替者如此其重且大掌於膳夫而冢宰統攝之也宜哉

王齊日三舉

曰齊自屏絕酒葷清靜澹泊所以交神明也齊必變食變其常食也常日一舉且罷之乃日三舉哉又齊

潔也恭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若曰斛大饗必有堯舜千鍾以繼之任意飲啖形神頹唐何以致其潔外何以致其恭所謂齊不齊者應不過按一舉一大牢三舉三大牢日三大牢無論暴殄天物即康順善飯恐亦不能飽其十一也至謂恐食力不及不能勝祭事所任愈重則所養愈加厚平生不思養生之道偶以三大牢充一日之腹輒能使精明強固哉亦可哂矣在禮一人之養歲封羊劉豕八百頭擊牛三百六十內外祭祀無月不齋則一歲食牛羊豕不下二千餘頭竊疑周公制禮恐必不若是侈也鄧潛溪曰經文誤蓋不舉也王明齋曰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

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二說得之

庖人

共祭祀之好羞

康成謂好羞非常物若荊州鱃魚靑州蟹胥則好字當從上聲鄭鍔謂屈到嗜芰死而其子羞芰則好字當從去聲鍔說爲長凡其死生鮮薨之物寧不以其好者供祭祀不待言矣孝子思親之所嗜而以好羞祭其先此祭祀之獨異者故庖人特共之也安石謂所求難致文王嗜菖蒲葅曾子羊棗求豈難致之物哉又云昭先人之僻好君子不爲以一飯不忘之心而視爲縣親之過何其謬也又引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

籌正爲誑四方之食非好羞之謂也更不倫矣

外饗

邦饗耆老孤子

疏謂耆老孤子死事者之父祖兼國老庶老孤子死事者之子余謂耆老孤子對舉但就死事老幼言之不必兼國老庶老觀酒正諸家所解耆老孤子可見矣鄭鍔曰耆老之子孤子之父死於王事憫其窮獨無依酒無酌數示恩意之厚又云此非大饗大饗則几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矣鄭節卿曰生豢其力而死恤其老幼所以報也太拘則歡不洽酒無酌數則曲盡其情而極其歡據此則無尋常養老釋奠設席

適餼省饔割牲執醬執爵之儀文可知矣其非陳氏禮書所謂羅氏獻鳩以養之國老司徒以保息養之庶老並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又可知矣必如陳氏所云外饔耆老總三者而言則皇氏所云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王志長以爲庶人無告無響歌詠王風以至於八九十者應亦在其中則耆老又當爲四種矣古人之文隨人隨事立義不必牽連漫衍疏謂耆老兼國老庶老者不必從也

甸師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莊渠曰甸師主宗廟齍盛戮於是示得罪祖宗已不

敢赦得之介甫以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鶴山曰殺其子孫以事祖禰必不然矣甸師非掌刑之官其地亦非市朝戮人之所王族有罪而必致刑於此者疆埸多屋宇有隱處刑於此爲王族隱也不與國人慮兄弟之意文王世子曰王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磬取縣義以縊而死故其文曰死刑亦不欲顯言殺戮也易氏以罪有輕重分死刑爲二等亦不必矣

獸人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鄭鍔曰春物方服乳未可取者不當獻秋物已成苟可獻者無不用故不言所獻之名冬夏豈無不可取

及苟可獻者何以獨舉其名也余謂獻狼獻麋偶舉
其一耳獻獸物不名何物凡可獻者獻之不勝數故
不名蓋知冬夏之獻之不盡此二物也且古人文法
多故用變化○四時獻物備養王之用也介甫以諸
物皆害稼以官主獻正所以除民之害其論大而無
當後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出獵有時獺祭魚虞人入
澤梁是也取獸有法不殺胎不殀夭是也死生鱻薨
辨其物宜公宜私審其當獸人所掌政令不過如是
介甫謂周沛澤多而禽獸至人嘗患其過唯周有以
勝之然後中國之患除獸人之官修寧百姓之大者
其論更迂怪而背謬矣

鼈人

掌取互物

鄭司農曰互物謂有甲蒲胡龜鼈之屬王氏謂殼相交互也下文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司農謂簎以杈刺泥中搏取之則互物爲物而簎爲取物之器明矣吳氏曰取埋藏沉潛之物必有待於互物若今之魚叉則互物又爲取物之器矣其訓下掌凡邦之簎事則曰邦之簎事凡非網罟可取而器之有類於叉可以得魚鼈者皆是何其與互物之解自相矛盾也

瘍醫

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原缺

先王之於祭祀必內盡其誠而外備其物朝事象事生朝食之進饋食象食時所進加籩象饋食之有加羞籩象其養之有羞所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內盡其誠也水草之菹陸產之醢細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食美物也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也天生地產莫不咸在其物可謂備矣而且稻麥黍稷皆三推五推之穀牲牢豚魚亦須割烹腆糗之力則備物之中而誠意又寓焉矣善乎臨川王氏之言曰孝子養親欲致其盛欲致其細又欲致其難且美而又必欲自致焉朝事以下諸節先王於祭祀凡孝子所欲致於親者可謂無弗至矣糗餌粉餈酏糝之類其

穀出於耕耨而且用舂治煎和之力爲多服其勤而致新以進正所謂自致之道也如此解經方能曲盡先王祭祀孝敬之誠意區區字句之釋名訓義抑末矣

冪人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

疏布程氏謂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女功之作始於粗楊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功之蠹也故先王於祭祀尙疏布焉王昭禹曰言畫則知疏布之素言疏則知畫布之密皆非也槪下文凡王巾皆黼則此皆畫巾可知冪八尊用疏布冪六彝亦用疏布又可知寧至

六彛獨不佝疏布故盖互文也昭禹又以下文𢂽巾皆黼知此畫巾亦皆黼而以鄭註畫雲氣爲非論却是鄭詳文無所出也

凡王巾皆黼

史氏曰黼者繪以斧形而白黑半之白黑西北乾方之色而斧又有斷制之義以乾之剛健斧之斷制以進賢退不肖而不至慢與過覩黼巾足以知戒其言辨而醇古聖王戶牖刀劍皆銘亦䂓目用警意也但剛健斷制於國家凡百政治何者不宜而獨以用賢退不肖爲言亦拘矣又云祭巾旣用布王巾豈敢以他物爲之以此知黼巾亦布因致慨甕飧飯土塯啜

鉶羹者以天地宗廟之奉不過陶匏所用後世天地宗廟之器未之有改而自奉乃金玉文繡矣論亦偉

宮人

掌王之六寢之修

修鄭鍔謂修飾以致美大非先王設官以掌之意矣宮人所掌皆勞事末務無乃褻甚不知褻事王事也王事天事也共以吉士而統於天官正所以弼王使之敬而勿褻也吳氏謂君高明遠濁穢所以養神明而清志慮亦斯義耳昔衛武以爲荒耽之警則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內子有庭內弗洒弗埽晉昭以不能修正國之道則此勞事末務豈細故哉余謂修修治

宮寢。掃除糞穢。是也。若云飾美。是爲遊玩之觀。則大謬矣。

掌次

掌王次之灋

灋。下文旅上帝。祀五帝。師田喪射等。所宜張設者。皆所謂灋也。註云。大小丈尺。史氏謂廣狹多寡之制。度於文無出。不必從。

大府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劉迎曰。式者九式。貢者九貢。顧東巖以爲合乎法式者之貢。古者任土作貢。如青之怪石。徐之浮磬。皆式

貢也。顧說是。玩好之用陳及之曰非供耳目之玩。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先王於玩好以餘財共之。以明無餘財則不共。諸器皆朝廷之不可闕者。寧得以無餘財而遂不共乎。恐不然矣。先王玩好其非後世珍禽奇獸。縱耳目之欲。可知若文王靈臺靈囿靈沼與民相觀樂。是亦玩好也。夫何傷。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此總言凡邦之用財。皆於此取足也。其用九貢九賦九功之入。可知。黄氏謂九式之當用邦賦者貢不與有餘不足。推移之而必取具。其意以經文單舉賦言

用也亦拘而不通矣。聖經文法言賦。則貢功皆在必如黄說則當云。凡邦之貢用賦用功用豈復成文理哉。

玉府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金。玉。玩好兵器。良貨賄屹然六事。鄭鍔謂金玉良貨賄固可玩兵器豈可玩之物。似以金玉兵器良貨賄俱在玩好中矣。黄氏謂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必取其良者下奉上當如此。似又以金玉玩好兵器又皆在良貨賄中矣。皆非是。兵若兌之戈。和之弓。器若赤刀么璧之屬。良貨賄其質出於自然而美者。王昭

禹云然。玩好非貢賦之入。必責以玩好之獻。但其地只產此物。可以充玩好。亦足以便其所貢。胡氏云然。二人之解。爲諸家所不及。宜從

司會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會職會計者。其始致財用也。必先知六典八法八則爲治之大本。以此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其於國政之是非。民情之欣弊。無不考察治正之。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以致之。及以歲會考歲成之後。又必周知四國禮樂刑政之治。歲會雖不足。而其治可旌。歲會雖羸。而其治有可廢。乃詔王及冢宰廢

置則知政治與財用相關通而逆治知治又爲理財之本也財之出納掌之甚易持法以較用之當否則甚難府藏之官司書總其文書職歲職內課其出入職幣主其餘財各職其一而會計之官獨以法職其全蓋司會持法者也其任重凡王后六宮世子與夫卿相大夫士其用度當否皆得鉤考舉正之故國無侈費而財用足後世會計之官收掌出納其下之奉者有人糾察理正其上之用者無人以致人主窮奢極侈於上人臣承上意急征橫斂於下民不堪命而國空虛皆司會不設之過也漢之計相唐之度支使猶有周官遺意倣而行之正以司會之名責以司會

之實其於國家財用或庶幾乎

司書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

凡徵於下而奉於上者皆所謂稅斂也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易氏以釋經者謂稅斂在貢賦之外遂以稅斂爲九職之稅斂則非矣法定制也掌事者受之而不敢於法外取民費氏謂通其有無平其緩急而出其稅斂之法是司書隨事自出通融之新法矣又非也

職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註云拼也撿也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拼知其足剩謂之撿夫振撫與財意似不可以拼解振按說文拼上舉也王禹昭謂振者以時舉之恐積久遺忘訓拼爲舉庶幾近之要之拼撿皆非經文用振字本意恐人以餘財爲無用而輕忽之也則振之使知皆斯民膏血當寶之如珠玉又恐人以餘財爲剩物而妄用之也則振之使知皆國家謹身節用之餘毫末不可以濫費益振有整頓奮興之義而餘財不致沉滯則養老賑饑必多格外殊恩又有震動謹凜之義而餘財不致耗散則卑宮菲食廉成恭儉盛德成周覺察餘財而振之何如是之嚴切也後世借古餘財之名

因有羨餘之貢皆暴斂橫征於民以冀幸國家之恩榮者嗚呼徒喪其生平耳亦可哀哉

內宰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

書賈氏謂書之於版似書版為一事矣劉執中謂六宮之陰禮九御之婦職王內之政令閽寺之法禁皆其所以為書又似內宰所掌一書足以槩之矣況經文明言掌法以治如何將政令與陰禮婦職法禁並列耶蓋書版圖屹然三項書鄭鍔謂所以教宮人如後世女則女訓之類版圖劉氏謂宮內百職之名氏皆載於版宮寢內外之廬寺皆畫於圖是為得之政

令凡王內之百事皆政令也康成謂閽寺者非內宰治之治百事使各當耳鄭鍔謂其意以為第禍既交則情與愛洽顏辭娟熟則公為私奪故以宮閫政令付內宰示大公至正以塞險詖私謁之原其言殊大而無當也

以陰禮教六宮

后妃與王同體嬪御亦王所愛幸此間最難處置並寵則妬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甚之任姦邪而害忠良易冢嗣而傾社稷皆種於此此內宰所以有六宮之教也林之奇謂宮禁之密房闥之事內宰何能教之男女之別正家所先求闡使外官治

內事固哉斯論所謂教者非親相授受也古者后妃皆立師傅葛覃言歸首告師氏左傳傅母不在宵不下堂是也擇師傅以朝夕訓誨寧非內宰之所以教六宮乎如林云是視周家內宰如秦之呂不韋漢之審食其唐之武三思委以國事而令其監宮中矣豈不悖哉陰禮余意李氏所謂德皆正言皆順無冶容無廢功無後服無衰道陰禮也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兔罝之莫不好德亦陰禮也王昭禹以凡內事皆陰后祭市司徒教親謂之陰禮與此意同尚不及李說之親切也

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二事。鄭註謂絲枲之事。王氏謂祭祀賓客之事。經無明文。似硬差排作二事也。黃氏曰。九嬪職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即婦職。作二事。以作事爲女功。而二字究無着落。易氏以爲左氏載史墨文言曰。物生必有兩。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王以三公爲貳。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爲貳矣。諸侯以三卿爲貳。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爲貳矣。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據此。是以貳公弘化之貳。釋此貳字。恰符各有屬意。殊勝强尋二事作註之支離也。

內小臣

正其服位

前內宰已言正后之服位矣此復言者其氏以爲傳內宰之所正耳贊后佐后皆內宰親之至此獨命內小臣傳正哉鄭鍔謂內宰所正者大祭祀之時此乃正之於宮闈之中耳斯論得之

有好令於卿大夫

陳及之謂內交卿大夫之賢者賢亦衆矣豈王后所宜交鄭氏言后親族爲王朝卿大夫者得之鄭註云后於其族親所善者言親而不爲所善者亦不與也其論更爲完善

閽人

奇服怪民不入宮

言宿衛之士。偶有奇怪者。即禁止之。防非常也。若常人從未入宮。即非奇怪。已早關諸宮門外矣。

凡內人公器賓客

史氏曰。內人、應役之人。公器、應用之物。是矣。至以公卿大夫之妻應得入見者。解賓客。何所據而知公卿大夫之妻爲賓客也。余謂賓客常出入王宮者。與應役之人應用之物等。必有帥以導之也。

寺人

掌內人之禁令

史氏於上文戒令、訓曰、戒、飭其怠、令趣其行。粛然兩

事至此復訓爲一事前言戒令戒於未然此言禁令禁於已然何自相矛盾乃爾黃氏謂在官有警戒之令於外有禁止之令亦支離余意曰令言其所當行者曰戒曰禁皆言其所不當行者經偶變文耳無庸過爲分晰也

九嬪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學在是千古之婦道亦盡於是矣與顏氏之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爲千古聖學之本同一切近篤實範圍天地而不過也內宰陰禮舉其要耳九嬪之教乃致其詳亦與四勿爲克復

之。自等善乎劉執中之論嬪教也曰婦德以柔順貞潔為本婦言以溫柔正順為則婦容德以正其心禮以正其容步武宮商動靜禮樂是也婦功祭祀灌籩豆以致其潔奉養精膳羞以盡其心致力祭服歲功之所施也盡禮樂盛薦徹有贊佐也金史后妃贊以麗色相高巧言相傾衒能市恩逢迎固寵嘆後世婦學之不修信哉而班惠昭之言婦行亦可為凡為婦者鑒焉故附錄之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

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余謂四事以德為本苟無其德徒言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詩刺之矣徒容冶容誨淫為盜之招易惡之矣徒功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書戒之矣故婦學之法以德為首焉

世婦

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賈氏謂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為弔似以世婦無弔卿大夫之禮矣鄭康成曰王使往弔鄭仲興曰王后使往弔王氏曰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於卿大夫之喪蓋世婦象大夫自應有弔喪之

禮故或為王使或為后使也況下篇女御云從世婦弔於卿大夫之喪則世婦之為弔喪益明白矣賈解非是

女史

女史

女以史名與王之左右史等凡后之事以禮從與左右史記王之言動等執彤管以侍后女德善惡必書不獨王后無非禮之動而宮女亦皆懼而修德此豈女奴曉書者所能辦哉鄭氏之說非是劉執中云蓋擇嬪御之賢者為之何氏曰皆窈窕之淑女以掌其教也則得之矣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典婦功典絲典枲

絲枲婦功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使之勤作不苟典職耳此人主奢儉所自即國家存亡所關非士人掌之不可蓋奢必淫佚淫佚必縱恣貪殘暴橫所必至也國安得不亡儉必省約省約必謹慎憂勤惕勵所時凜也國正賴以存人主苟知一蠶所吐僅有一忽五忽方成一絲則一絲之得良不易矣與農之粒粒辛苦等豈得用如泥沙曾無一毫顧惜哉士人朝久左右俾王思絲所由來惻然於女工之艱則愛物之心生暴殄之懼深而恭儉之德成矣非然者導上之

欲而長其惡敗國亂政可勝言哉此先王所以設三官必掌以士人也

周禮質疑卷二

襄城　劉靑芝　芳草　纂

地官

序官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王道必自鄉始古者以三公爲鄉老三公無專職在朝則稱公在鄉則稱老在朝則上與天子相坐而論道參六官之事以進退百官而不畏其偪在鄉則下與百姓相親而言教行六鄉之事以搜賢舉能而不嫌於褻三公位尊道隆位尊則其言易從道隆則其

教易行。鄉老日與鄉人接。聞見審而是非眞。毀譽公而賢否當。是以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以獻於王也。必有取於鄉老者。鄉老。師教也。非公位固不足以當之。先王設官之意。謂教必發乎邇而後見乎遠也。故於鄉特設三老焉。

大司徒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四方風土不同。習俗亦異。所謂移風易俗者。因其常而施教焉。非紛更變改之謂也。五土剛柔異性。隨其性之近。矯其性之偏。而教行焉矣。高明剛克。沉潛柔克。隨之也。剛必折。濟之以柔。柔必懦。振之以剛。矯之

也。秦晉强猛訓之以揖讓吳越孱弱鼓之以振拔因其自然去其太甚潛移默化道一而風同正所謂安擾之也武侯治蜀用威曰威不立則惠不行當時不苦其難無他安之也荆公新法行四海沸騰不安孰甚焉夫然後嘆先王安擾之爲善教也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語曰祭思敬又曰祭如在如在則敬自生安敢有苟且之心乎賈氏謂死者尙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非是

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中字應作去聲讀以刑教之中乎禮中乎法耳非謂

其有過不及之失而教以中道也鄭鍔謂民之暴以不知自歸於中道非是鄭又引書言皐陶明刑而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爲教中道之證更謬甚矣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鄭鍔以民積財貨常有不足之歎以度教之安敢無自足之心其論狹而強王昭禹曰以度教節則衣服械用有制貴賤有等民皆安分而無覬覦之患所以知足也斯言得之

以任土事

鄭氏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賈氏謂任人性居之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余謂任人之性而

居之。非先王以法辨名物而相民宅之本意也。蓋能釣者居澤。能耕者居陸。乃所謂因其能大司徒相其宅而任以土事意在斯乎。鄭鍔以任爲任土作貢。此處尚說不到貢賦上。觀下文制天下之地征自見。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周公宅洛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周家建國用卜。未嘗用土圭之法。即以土圭測景論溫公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時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據此是地中屢變。將建國亦隨之屢變乎。況堯都平陽舜居蒲阪文王居鎬初未嘗定求地中以建國也。善乎王志長之論

曰惟王建國云云非當年已試之實錄乃言帝王均平四海制作詳備應若此耳鄭鍔所聞於師土圭測日之法亦有不可解者師云冬夏二至晝漏正中立一表以爲中東西南北各立一表其取中表皆以千里爲率其表則各以八尺爲度於表之傍立一尺五寸之土圭焉日南者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南方之表則於表南得一尺四寸之景不及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爲近南故其景短南方偏乎陽則知其地之多暑他三方類是余謂中表有定地方知南北東西之表之景之偏令中表定於何地乎將合四方之表以求地中乎而四方之表亦無

定跡。此皆其可疑者。

以土圭土其地

前言土圭之法測土深。鄭司農云。土深。謂東西南北之深。鄭鍔曰。凡地之遠近里數侵入。則謂之深。今史氏訓以土圭土其地。而云測土深之法。又以淺深言何與史云。穿土至深。莫不有沙礫。土面有鹹土。則肥土。圭測其淺深。而知其肥磽。土面有鹹土自肥。深土有沙礫自磽。此理之一定。何以測為。況地之淺深土圭以何法測之乎。易氏曰。土其地者。依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制其小大廣狹之封。斯言得之。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皆所謂荒也萬民將流徙而走四方先王乃以十二政聚之然亦是第二義矣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十年蓄積豈禹水湯旱所能災哉此預防凶荒端本澄源之良法也蓋未荒而備之莫若九年之餘已荒而救之莫若十二政之聚李悝平糴法豐年賤收之凶歲發而糶之穀價不貴耿壽昌常平倉穀賤增價以糴穀貴減價以糶民均受利此又其次也周世宗於淮南饑貸米不責其償可謂仁人矣胡寅曰若責其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

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皆民所甚病此亦不可不知也富鄭公賑饑青州可謂處置得宜矣

丘濬曰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少聚爲一處則蒸爲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爲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豈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皆足致弊此亦須兼採也先事之備之善與不及事之弊往事可鑒矣趙汴知越州前民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可僦民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使各書以對

曾鞏曰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饑

已為濟饑之備後世有志於民者當依其條件先事
訪問也蘇軾與林希書言熙寧荒政之弊費國家錢
米累百巨萬於救荒初無絲毫益救之遲故也丘濬
曰朝廷須定奏災限期頒行天下災八分以上馳傳
五分以上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隨其遠近以為期
限緩不及期有罰如此藩服臬司郡縣守令有不以
救災為急者乎斯言可師也他如趙清獻在會稽不
減穀價四方商賈輻湊韓魏公在仁宗朝請罷鬻沒
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皆當祖
其意審時度勢臨事酌行之至戰國時秦饑乞糴於
晉魯饑乞糴於齊漢武詔令水潦移於江南下巴蜀

之粟致之江陵此皆後世移民移粟苟且權易之術卑卑不足道矣

六曰去幾

鄭司農以爲關市去幾王氏曰門關所以防姦人出入不幾得乎幾者市之去幾也斯言得之

九曰蕃樂

杜子春讀蕃爲藩謂閉藏樂器玉藻年不順成食無樂大司樂於大札則令弛縣解縣不作而已何以閉藏爲

十曰多昏

昏必用六禮凶年不責以六禮則昏者自多非命之

多昏也呂氏謂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亦通

十有二曰除盜賊

前云緩刑此云除盜得無自相背戾乎非也小過刑可緩大罪必用重典也凶荒之歲姦人乘間竊發一夫夜呼萬衆響應非有以重懲之鳥駭鼠竄竊弄鋤挺禍亂之機已兆於此此荒政必以除盜賊終也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曰刼禾者斬正師此意耳

六曰安富

凡富以克勤克儉得者居多亦有何辜後世乃以豐富故征取無義而暴吏更以鋤富強爲能貧者固不

可使之朝夕不給富者寧可使之室家不寧乎均非盛世愛養萬民之道也故先王思所以安之安者不擾而已不擾則自安李氏曰大司徒十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本俗六安萬民其六曰同衣服知足衣服不異則富者安非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

魏莊渠以爲祖宗根本所在民不忘本則善心生俗字無下落且安萬民尙說不到生善心上劉執中以爲使俗有本安於其生本俗二字折講不得顚倒不得且俗又以何者爲本乎皆非也康成訓本爲舊得之以因也因其舊俗而不爲紛更則自無擾亂正所

以安之也

三曰聯兄弟

註以昏姻嫁娶訓兄弟似非兄弟字本義疏引爾雅釋親云母與妻黨爲兄弟此處似說不到外親鄭鍔云自一世二世而後分房析族寖以疏遠以兄弟之不聯庶幾近之劉執中曰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以此訓聯兄弟甚爲切實而萬民之安即在其中矣

使之相受

杜子春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單以移徙言亦狹矣鄧潛溪謂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

養之。又情事之必不能者。先王豈肯強人以所必不能哉。鄭玄曰宅舍有故相受寄托其說爲長。曰有故不時有也。曰受寄托不負寄托正比閭之誼也。

使之相賓

相賓相敬之意。先王敦睦之教也。如斯而已。康成謂賓客其賢者。於何見其爲賢者而賓客之乎。鄭鍔謂賓興之時彼賢我賓我賢彼賓。但以三歲賓興言。亦非先王名鄉使相賓之本旨也。陳君舉謂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使之相賓必賢而可用乃相賓。彼非賢而爲庸衆者遂可以不相敬乎。大抵訓釋經文。以簡易明白爲尚。勿穿鑿。勿附會。勿

泛濫勿深晦乃得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魏氏以登為進而成之鄭鍔曰好逸惡勞民之常情任以職事使之勉力赴功乃所以登之是矣劉執中以登為登於籍如能稼穡者登於稼穡之籍大司徒安能舉邦國都鄙之萬民之任十二職事者盡登於籍乎且登籍必稽籍亦不勝其煩矣

以鄉八刑糾萬民

大司徒以鄉三物糾萬民而復糾萬民以鄉八刑何哉蓋教非刑則不行也始之懸象以教也本以責民之帥不帥無罰民將日流於不肖繼而選舉之政行

姑用其所親。潛德幽光。聽其沉淪草澤。不罷蔽賢歟也。是以古之司教者。上賢以崇德。必簡不肖以除惡及教成而用之也。進賢受上賞。蔽賢必蒙顯戮。用是人材蔚起。野無留良。昔齊桓公於鄉長復事必親問焉。有鬭於鄉者不告。謂之蔽明。鄉之秀出於衆者不告。謂之蔽賢。鄉之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不告。謂之下比。皆以五罪罪之。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斯卽先王糾萬民以鄉八刑之遺。三物八刑。皆言鄉老。教必自鄉始。是以古來觀人者。必資鄉評。用人者必取鄉舉。

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造言亂民。如鄭詳訛言惑衆。左道亂政。當付大司寇用重典矣。余謂造言妄言也。亂民不循繩墨也。且輕說方與教刑合。鄉刑教刑也。書曰。朴作教刑。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司徒掌教之官。不服教而有獄訟。聽而斷之。猶與其可教也。至非教刑所可治。然後歸於士。一附麗也。麗於司寇士師之五刑。乃歸之耳。故項氏以司徒斷刑士行刑爲非。

小司徒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王東巖謂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於

貴賤老幼廢疾則弛其力而舍之是小司徒掌教法以稽以辨者。只為力役一事。亦太狹矣。且貴者尚有力役之征乎王昭禹以為貴治賤。賤事貴。老在所養幼在所慈。廢疾在所寬恤。方與小司徒教法合。凡征役句文是推開另一事說。或征。或役。宜施。宜舍。自有法在。征役須如疏解。征謂稅之。役謂徭役。施舍須如鄭景望解。施猶加也。或加或舍。必辨其實。乃為得之。

以施政教行徵令

政教徵令判然二事。皆以所入民物之數而斟酌之。易氏所謂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而起師田之類是也。賈氏謂小司徒施政教徵索於民似將徵令牽入

政教內又云及所施政令改徵爲政以施字貫下又似徵令即所施政教均參雜不可從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古者軍法起於鄉鄭註所謂因農事而定軍制者也陳君舉曰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費先王寓兵於農誠千古不易之良法也王明齋謂攷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有五十家二比長所統僅五家而已合五比爲閭裁有二十五家自有閭長統之康成云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則閭有長之明驗也其所云伍之人取於家之內是所云十家取一人則非按鄉遂之制始

於五家之衆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倘十家而取一人僅得一千二百五十人耳積伍而為軍亦是萬二千五百人矣天子六軍蓋七萬五千人也家數豈足敷人數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家起一人為軍六鄉六軍備矣此古之軍所以必起於鄉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周家授田之制參差不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言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司徒遂人蓋

以田之肥瘠爲授田之多寡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大司馬言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小司徒大司馬又以口之多寡爲授田之肥瘠也。王制言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孟子言一夫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王制孟子又謂授田有定畝而以食人多寡爲農之上下也。孟子當周末造。周官周禮豈不

知之而言周制獨與周禮異王制何者其聞見審必以王制為可從耳後世言授田者自當以孟子之言爲宗田限百畝不言肥瘠自按授田之區之地之肥瘠而均之肥瘠均人心安矣先王制作固不强人以所不安也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正卒也其餘皆羨卒從役家一人民力已寬更有羨卒備代民力自有餘唯田與追胥竭作以所役近且暫故正卒羨卒乃盡行耳先王愛民甚故不肯盡其財力所以國有開田民有羨卒後世反此晉作州兵魯作丘甲按籍調發不遺

一人秦自實田唐括逃戸隱田山陬海澨尺土必登於是民財殫民力盡矣夫然後嘆先王毋過家一人之爲愛民之至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平居掌衆庶之政教戒禁者也及起衆庶用之則自有臨時之政教戒禁在小司徒乃掌之耳鄭鍔以小司徒位尊爵高乃能合政教與戒禁兼掌之彼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爵位不逮司徒者僅能掌政教戒禁之一乎必不然矣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鍔謂大事常事之大者如田役之類家一人足矣

故致授田之夫大故事出意外患生不測非家一人所能禦故致爲羨之卒不執定大事大故爲何項得之如鄭註大事戎事大故災烖無乃太拘乎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此治野之法繼鄉法而起者也故曰乃鄉地近內沃土多而草萊少則有井無牧至野外之地肥磽相兼乃可井牧并用比折而行也王東巖言井其田野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中私田包外是也牧其田野土地授萊視田半下地授萊視田倍中地田萊等是也至此折之法左氏異議言之詳矣沃衍之地九夫爲井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

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彊潦之地九夫爲藪五藪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此折其當則井牧或兼施或單舉方成活法而不窮於所用周公經地設井立步制畝當年經畫自有定制後人詮釋不無參差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或以爲八家同養公田先治之或以爲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爲公田此分田治田之不同也一夫田百畝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僅六百畝此歉於百畝者又一

易再易之田或家二百畝或家三百畝文謚於百畝矣此畝之取數多寡不同也後人欲行古人法但師其意可耳八家同井存亡相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救是也區區較量於田畝多寡間亦末矣周公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故通率備言之縣都之名偶同公卿采地鄭註遂謂造都鄙爲采地制井田也固哉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邱邑縣都地各有域分之使不相亂域各有守辨之使不相踰然後農圃虞衡因地以施其職因職以起其稅且又必遠近輕重適其宜而得其均故曰平康

成謂守爲虞衡之屬。王昭禹遂以山虞澤虞掌其政令爲守無乃侵下其職位乎。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六鄉四郊之吏教治有優劣政事有得失其中夫有勤惰屋有修廢以及戶口之衆寡六畜之登耗器械之備乏之平之正之攷之正所謂大比也以待政令賈氏謂以待政令所須則供之是矣項氏曰政令卽大比之鈞考前已平之正之考之矣復待鈞考乎王氏曰待誅賞之政令前歲終考屬官而誅賞自鄉郊至都鄙有地治者皆屬官此六鄉四郊吏獨非屬官乎

誅賞於歲終三年大比再行誅賞先王恐無此制也

鄉師

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國比之法即小司徒九比之法即大比吏之法鄉師用之故曰國比之法林氏謂即大司徒五家爲比之法五家爲比特五家之總名耳與下文閭爲五比之總名等焉得謂之比法乎夫家衆寡衆寡之數耳小司徒夫家九比之數鄭玄謂出九賦之人數是也稽察衆寡之人數耳尚說不到可任可施舍易氏謂稽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老幼貴賤廢疾謂其可施

舍者。分配更屬支離。辨其老幼貴賤廢疾。辨人耳。牛馬之物。辨物耳。辨之者何。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兩辨字正相應。故以此句結之。夫家衆寡以時稽察而已。與此結句固無涉也。

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司空掌役州里出役。鄉師則受州里遣役之數按司空功作之章程而因以鈎考稽察其役事也。黃氏謂要與法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則逆爲揣度之辭非鈎考之義矣。且役事必逆知。何謂哉。

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

而陳之黄氏以為句絕言陳列也較鄭註為順觀上下二句皆以以字起以而字轉益了然矣旗物易氏謂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是鄉邑各有旗各有方色辨之使不相亂故有政令刑禁之治其非司徒所建熊虎之大旗明矣大旗致衆庶而陳列之已耳鄭註亦非是

稽其鄉器

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各主集為其所共之器而鄉師則又總比閭族黨州鄉所集為之器而稽之者也鄉師四人二人主三鄉恐鄉器之不備與敗壞也稽之惟比長閭胥等是問庶鄉可無不完之

器矣惟此鄉器財出六鄉之家用共六鄉之人鄉師掌而稽之以成此大同之美俗王氏以爲鄉器比閭族出於民黨州鄉出於公且以王昭禹謂鄉器皆集民財爲之爲非而曰行禮以教民而反取於民乎然則比閭族獨非教民行禮之地而可以任其取民乎至鄭氏謂比閭族黨之服器出於比閭族黨之所罰而爲之假使無可罰器即可以不制以先王公物和俗之大典而謂必待里布屋粟之罰而始成其論更悖繆矣

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

攷察稽展皆爲鄉吏而言非謂鄉人也攷教察辭鄭

註所謂視賢能以知道藝與否。視吏言事知其情實否是也。稽器王昭禹謂器稽吉凶賓軍凡備物致用者。王氏謂稽稽其足否與良窳是也。展事王昭禹謂事凡施於名物者皆事。賈氏謂展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是也。蕭然四項皆兼兩端。故下文云以詔誅賞。鄭鍔謂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若以攷教先察辭稽器乃展事者。王昭禹謂教之不明常起於辭之不正又若以辭爲可以亂教者均失之矣